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

十一卷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奏議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慶曆三年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



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足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

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奏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慶曆三年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  
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  
則可得刻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  
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  
財賦之要地最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  
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權貨務內殿中丞許  
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刻遂舉  
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  
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

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  
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  
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緘陳執禮為  
因王欽若妻拜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官上  
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  
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  
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  
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  
協公議

奏赦後放欠負

慶曆七年

臣伏觀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  
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  
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揚日嚴王質與  
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  
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  
四十餘界計八十年来登載少數又不顯侵欺其  
勾當人亡歿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  
父如何少欠似此刻剝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  
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  
欺盜用並與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  
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  
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奏葛宗古

慶曆三年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為侵用公使  
錢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  
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  
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

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解及用公解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解謂以官物迴充公解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解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為人捃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魯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廊延路中取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荅詔條陳治道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

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未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文正公集 卷之十 六  
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  
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  
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  
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自勵以求績  
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  
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  
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  
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  
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

肖者素食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  
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  
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  
弊葺綱紀之壞裁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  
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  
政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  
事廢墮生民久苦群盜漸起勞陛下盱眙之憂者  
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  
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



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徃徃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期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

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  
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  
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  
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  
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  
或異畧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  
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  
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  
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單大弊惜費鉅萬者仰

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  
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  
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註尚書考  
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  
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  
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  
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  
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  
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尊人人自勸天

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  
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  
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  
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說之及漢之  
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  
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  
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  
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  
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拜聖節各奏子充京官

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  
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  
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  
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  
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  
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  
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  
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  
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奏許一子充京官如奏

弟任骨肉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  
有勲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  
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  
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  
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  
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  
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調刑  
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一  
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

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  
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  
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  
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  
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群  
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  
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  
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  
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

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  
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  
迴日許進干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  
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  
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  
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登時彈劾并諫院論奏  
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  
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  
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

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

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

道王拜拜受之登於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

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以重

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

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

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

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

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為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

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者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

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  
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  
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  
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  
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  
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  
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  
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  
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

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  
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  
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  
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  
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  
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  
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  
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  
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

高第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  
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  
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  
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  
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本限國家以收復  
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  
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  
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  
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

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  
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  
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  
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  
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  
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  
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大藩知州十  
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  
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



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  
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人逐州知州  
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  
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  
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  
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省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  
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  
均其徭役寬於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  
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  
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  
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  
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  
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  
時俸祿不輟士人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  
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  
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  
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

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  
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  
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爭利既  
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賊而不敢族民有  
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  
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  
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  
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  
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

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  
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  
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  
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  
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  
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  
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  
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  
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

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  
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  
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  
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  
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  
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法  
畏刑法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蒞於  
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  
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  
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  
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  
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  
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  
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  
歲饒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  
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  
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

文正公集 卷之十 十八  
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  
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  
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  
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  
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  
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  
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  
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  
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

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  
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  
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  
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  
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旱濕積滯  
之處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  
數年漸已堙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  
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  
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

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饒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脩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

一時習武自正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哀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

輦而輕置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  
 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饒將何以  
 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  
 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  
 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  
 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  
 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  
 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  
 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

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  
 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  
 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  
 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  
 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  
 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  
 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  
 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  
七百客戶二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  
萬五千二百

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無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有使州兩院者皆為

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者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觀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於寬賦

歛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  
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  
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  
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  
斷情重者當行刺配一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  
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  
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  
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

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  
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  
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  
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  
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  
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  
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  
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  
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



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每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句明會法律官吏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已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

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員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数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遺德最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

### 論明賞罰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却契戶一千帳不能

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

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  
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邊之安危與  
其他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  
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  
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  
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  
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  
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  
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  
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  
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  
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  
如此則兵有鬪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  
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饒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論訓練軍士賞罰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  
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  
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  
如此則兵有鬪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  
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饒

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  
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必堅  
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肯  
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  
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稅之法可以備邊以  
臣所見今權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  
西河東路以三稅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  
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克足臣  
所以請放行向南鹽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  
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  
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

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未鹽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  
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  
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或不就差  
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為  
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  
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各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  
斷天下幸甚

### 贖法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縣遠盖由積德之

深臣請陛下日脩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一道為議贖法事即乞降出臣近覩詔書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脩編勅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於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

### 陝西入中糧草

臣切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湏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往邊上送納道路嶮即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畧兼計置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畧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利及圍田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

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見  
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  
度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  
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湏棟精  
銳養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  
既沿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  
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畧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  
與本路經畧使及知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  
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優加獎擢此軍國

大計乞聖慈留意

先減諸州公用令依舊

臣切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  
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  
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  
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  
也謹按周禮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  
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

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上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涿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晏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涿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並命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况朝廷用武之時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



陝西四路經畧回易錢帛

臣等切以西垂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  
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  
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  
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  
乞特降指揮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畧使司  
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  
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  
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

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罷陝西近裏州軍屯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  
力除沿邊有空間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  
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  
請佃逃田抑勒近鄰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  
自來人戶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  
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斛致貧戶輸納不前  
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已來科率勞

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  
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覩編勅指揮不得將逃  
戶田土抑勒親鄰佃蔣蓋恐害民况今歲灾旱尤  
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  
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  
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  
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召人請佃  
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皇仁

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  
本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濶遠舍屋甚多  
只有剩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洒掃不  
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  
旱永興同華陝號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斛  
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嗷嗷賊盜  
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  
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  
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選差經畧揀退年高尪弱軍士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右有指揮使員寮得力則不惟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患病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悞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

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畧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尪弱不堪披帶及愚曠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額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曾有功勞者并武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  
員却依本資叙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

### 陝西主帥帶押蕃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  
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  
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鬪  
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  
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  
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  
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  
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  
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 條議庶政 十事

皇祐元年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  
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  
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  
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司空掌邦土  
此周之六卿也各率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

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縣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書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脩天下不理外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率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脩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

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公况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為國器用此地官司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員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奏聞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

刻剥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農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書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為急務倉庾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於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員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較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縣最綱紀寢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脩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

磨勘差遣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  
或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  
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  
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總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  
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貴其精當至於戰陣  
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  
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擇  
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  
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二帝三王盡心此道  
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  
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  
并法寺辨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  
之奏盡委刑部辨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  
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  
盡行駁正故沉寃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



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  
公事并辨雪過負冤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  
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  
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事體大者別具奏呈  
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  
司常務即主判官員依舊兼行

議知州知縣有才幹者管義勇兵甲教習軍  
旅

嘉祐元年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  
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務農一時習  
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  
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  
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  
其後兵伍皆市井之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  
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  
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逐  
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

倉卒不為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  
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  
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攝衆望者有  
幾人批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  
存留者不過動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  
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  
衆未有統領而無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  
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  
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

為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官吏為難  
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為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  
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  
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  
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  
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  
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  
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  
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

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  
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  
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  
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  
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悞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  
得所雖有饒饒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  
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脩建北京議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  
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  
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  
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  
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  
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  
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  
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址事既動營洛已  
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惟脩建北  
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

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辨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瓜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但令討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

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  
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  
方天下豈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表乞  
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  
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  
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  
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  
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  
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

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  
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廻顧之憂矣  
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  
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  
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  
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  
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  
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邊可奪彼喪我振未必不  
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

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

再上脩京城議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  
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  
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  
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  
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修東京而  
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  
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  
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  
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耻

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  
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  
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  
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為上  
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  
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  
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巡幸北都  
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  
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如

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  
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  
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  
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  
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  
之中或有姦兇竊發為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  
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  
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  
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

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  
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  
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  
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  
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  
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  
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  
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  
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



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  
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  
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  
鑒裁之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二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  
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  
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  
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

之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  
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

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  
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  
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下  
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以長世之  
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  
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  
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  
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窺邊城不出戰則  
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  
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日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

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  
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  
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  
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  
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  
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  
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  
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

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  
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  
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  
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  
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  
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  
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  
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  
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  
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  
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觀赦書節文西示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  
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  
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為  
天下民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  
萬戶置二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  
有五萬六千戶尚置十九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

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  
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為法臣  
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  
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  
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頻併今來減  
縣邑為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濶遠及陵  
寢所安難為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  
無防礙等蒙朝廷依奉降勅施行訖約計減役人  
一千五六百戶已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

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  
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者亦只  
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稱却費軍人守  
把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  
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問得  
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  
况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閑慢或逐  
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  
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於奏牘朝廷未

深窮究便以為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霈恩而不知  
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霈恩之  
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  
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  
川之民棄農就役復為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  
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行無敢  
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有沮言是  
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矣國政如此  
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

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今  
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  
隱昧之事臣為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  
且非利己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但令論列時事  
非臣輒有改易况典故甚明非出自宵臆如上言  
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消重擾生民而沮此一  
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  
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  
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

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為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為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患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為是以臣所言為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待講

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  
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  
例遣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  
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  
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  
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  
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  
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  
之選為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  
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民  
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搢紳之列  
知稽古有勸為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近  
輔知無不言况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狀  
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  
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

聚群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  
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之以政  
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  
布於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  
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  
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  
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  
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  
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  
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  
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  
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之人日聞  
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寔威匪遠淵懼斯深伏  
覩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  
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  
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



文正公集 卷之三  
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  
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近未曾封  
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  
愛過人恆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  
逾二十載至於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  
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  
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  
又俯臨葬禮尚闕褒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  
恩數逼於哀誠身創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

遇孝理若為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  
移贈考妣所冀安厝之日得及追榮况臣在壯年  
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  
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庶愛之風則人子  
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是圖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  
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替善大夫

以下文武官即未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武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處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耆老蓋寡優渥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况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算又所估太高又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

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閑免於窮困如乞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舉歐陽修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為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

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稅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為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於搢紳只如臣為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修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畧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與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

甘欺罔之罪

舉張方平充經畧司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畧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去口諸路文字動涉稅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畧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歐陽修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富林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為淹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為不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職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臣諫司當時同

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在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曾犯賊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又必以得士為昌不以限年為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廻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閭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畧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臣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覩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

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貽露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沉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

聖朝渙汗被於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與鄭戩管勾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經畧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偽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於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為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况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踈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

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况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踈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

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

###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為邊事未寧防  
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  
臨邊鄙久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  
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瀕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  
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曠官  
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

聞成效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  
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  
奏選將佐但治城寨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為向秋  
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  
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  
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况今情偽  
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  
此處置纔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  
庶無大衄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



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脩固邊備為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倨疆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

慈深照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慤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為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於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

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况西賊父祖以來蓄  
養奸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  
包藏禍心別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  
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  
生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  
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  
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  
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  
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枝梧萬一  
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  
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  
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  
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  
謂三讓為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聰  
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  
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彊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

至於勳績絕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久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惠後人而得謂之忠乎况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况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為不重乞聖慈特廻天鑒使得盡臣子之心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惶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

敢煩陳今所切者吳賊累次盜邊必先偽達誠款  
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請和往復遷延即  
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軼而朝廷當  
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  
於禦捍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  
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為輕而以進擢微臣為重  
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  
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  
耳目所接指縱為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况今干

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  
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算臣等  
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  
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異乎必濟伏望聖慈察  
臣等忠盡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輕重  
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

賀胡侍郎致政狀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  
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

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  
名密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  
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  
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  
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  
東門都人藹大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  
上為聖朝倍報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  
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漸久荷鈞綠卑情無任榮  
觀景仰忭躍之至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  
患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  
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  
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親手詔云  
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  
與臣互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叅知政事  
知陝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  
討部署之名尋蒙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契

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叅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祿之効進退始終良得其宜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厠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邇臣徃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將

文正公集  
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  
嚴頭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  
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豳土已逾  
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順  
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  
停今又覩朝旨據廊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  
仰保安軍鎮戎軍權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  
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畧使處置惟此  
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  
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  
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勦力今朝廷宣示西事  
已定况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  
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  
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  
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聖造得養天年  
臣無任瞻天望聖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

內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  
任使者各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  
及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  
罪杖以下情理輕亦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  
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  
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  
約為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為郡皆有理績推  
舉甚衆未蒙獎擢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  
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  
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  
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久於揚歷各有行實  
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  
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歷任並無  
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不重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  
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



懿瞻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采  
於清議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  
州觀察判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  
到乞勘會京東路節鎮別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  
主簿李厚進士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  
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  
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  
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  
差權見闕官處勾當所貴不任俸給况本路見闕  
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寄任日憂曠闕或得  
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朝廷擢任後犯入  
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  
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  
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日嘗忝輔  
臣輒慕前修之為少荅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

草澤李覲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  
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  
論六經辨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上旨著書立言有  
孟軻楊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  
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  
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  
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  
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勵臣觀李覲於經術  
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

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  
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  
三篇共二十四篇為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  
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  
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  
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  
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故朱竄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

右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家幼有俊材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家春秋之學為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為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家苦心探賸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旨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弟寘亦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霑一命况家曾任府界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蔡稟等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為僥倖以彰聖朝旌錄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

陳乞賴毫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惘上躡高聰逖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臣涉道至淺賦財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

方面亦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  
疾恙去冬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尪弱事  
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  
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馬公事繁多至於  
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縱自臣抱病勾  
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  
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已量  
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  
所貴閑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

祈洪造之私惟誓丹衷之報

三

